

今天已是应该再叹
行路难了。无路可
走，上路更难，害怕
一个浪迹天涯惯了
的人，会被削足剪
翅，困在巢里。

群众出版社

San Bu

大地散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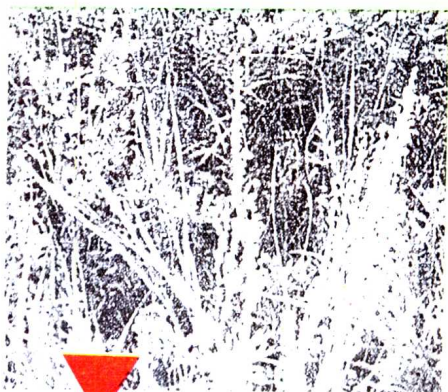
▼
张承志

当代名家随笔丛书

613963

当代名家随笔丛书

大地散步



张承志



群众出版社



C0376791

(京)新登字 093 号

版式设计:王铁珊

大地散步

张承志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125 印张 146 千字 插页 4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1276-6/I·457 定价:9.60 元

印数:0001—10500 册

作者小传

1948年9月生于北京。籍贯山东济南，信仰伊斯兰教。

1968年毕业于清华附中，后在内蒙古草原插队四年。北京大学1975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1届毕业。历史学硕士，长期研究中亚新疆历史文化。

1978年以来发表文学作品，曾数次获全国中、短篇小说奖。1984年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1989年冬以后退职，成为职业作家。

主要著作有小说集《北方的河》、《黄泥小屋》、《黑骏马》；长篇小说《金牧场》、《心灵史》；散文集《荒芜英雄路》等。

小 序

自入学北京大学考古系以来近二十年里，我统计了一下，每年都有一半以上在世界上跑。而直到这一两年，才开始有心写。

今天已是应该再叹行路难了。无路可走，上路更难，心里害怕自己一个浪迹天涯惯了的人，会被削足剪翅，困在巢里。独坐时，喜欢细细回味，或者就随笔写下了几行，这就是在文汇报副刊和亚洲中心时报副刊上连载《大地散步》的缘起。

渐渐地写得激动认真，突然明白这才是大事。描画雄浑的母国，发掘动人的母语，这不是中国文人相袭的“无事在此间独坐，有时做世外清游”。这是一种追求自由的方法，也是对证据和支撑的寻找。我不太愿意继续在报纸上，在规定的两千字以内的过小的篇幅里活动，因为，在必须写下去时却要马上停住——这有些不好调

和。借此话题我想向亚洲中心时报的沈苇，还有文汇报的肖关鸿二友，传达我的内心的深谢。尤其是沈苇，他和他的父亲、原新疆文学主编陈柏中同志与我已是两代的扶持，两代的理解了；世上可并不是有很多这样值得代代信任的人。

我把原来在报纸上连载的短文重写成了比较正式的文章，加上一些未改的和其他涉及“地”，即地点、地区、地理的文字，编成了这本书。

我想写得如何是次要的。对我来说，我要用它鼓舞自己上路的心情，鼓舞自己走进底层的方向，鼓舞自己达到真知而不是通说的目标。

这是一种功课，如对身心内里的省炼。久了，恍惚中就觉得，自己一直在大地上散步；自由之极，随心所欲，时而乘马，更多徒步。大地辽阔，包容蒙古新疆；人事丰富，试人见识人长短。久了就感到不能再放弃这条路，感到自己虽然渺小但是一天天丰富起来。

加上《绿风土》和《荒芜英雄路》，还有将出的《清洁的精神》，这是我的第四本散文随笔集。

1994. 4. 于北京

目 录

小序	(1)
饮虎池	(1)
马的颜色	(6)
汗乌拉	(8)
烟雾轻轻弥漫	(12)
火焰山小考	(22)
离别西海固	(30)
日出天山外	(45)
不刺城的冶铁遗迹	(49)
汉家寨	(53)
夏台之恋	(59)
失去公园的伊朗兄弟	(80)
江南一叶	(85)
北庄的雪景	(89)

杭盖怀李陵·····	(97)
沉重的金芦苇·····	(105)
走向船厂·····	(117)
起辇谷祭·····	(121)
大河家·····	(128)
爱花说·····	(132)
自由世界的一天·····	(138)
听人读书·····	(156)
日本留言·····	(165)
真正的人是 X ·····	(178)
回民的黄土高原·····	(191)
木石守密·····	(200)
撕了你的签证回家·····	(209)
枯水孟达峡·····	(218)
圣山·····	(222)
清洁的精神·····	(227)
危险的生命·····	(245)
如画的旅程·····	(253)
荒芜英雄路·····	(258)
感激沙沟·····	(268)
向往的旅途·····	(271)
编者的话·····	(283)

饮虎池

去年的什么时候，收到一封家信，中间讲到济南家乡已经改建，“你若再回来，就看不见杆石桥和饮虎池了”。接到信时我正在日本，读着这句话时心并没有什么悸动。

我当时和此刻都无法表述自己的心情。已经是两代游子，连惋惜的资格也没有了。我感到这颗心早已长出一层硬甲，坚冷如冰。我已经能够习惯掩饰，哪怕它被击裂出血。饮虎池消失了，心里像倾进一股雪水。我没有战抖，我知道，当人们都失去它的时候，它就属于我了。

我终于有了向饮虎池表白感情的机会。

现在真后悔那时没有多多地在那池边坐坐。我总觉得，机会多，不用急，所谓重返故乡是一件庄严而神秘的事。更重要的是，我总错以为自己太年轻；故里——他是战士伤残以后才能投奔的归宿。

我没有把紧紧拥簇着饮虎池的那片聚落称为母性的

“她”。是这样的，他是父亲；永远不给你依偎之温暖却赐你血性的刚烈父亲。我渐渐地不再因没有玩耍于饮虎池边的孩提时代而难过了。从他那儿我汲来的一口水噙在丹田，二十年来使我不改不变，拼性命行虎步，从未与下流为伍。此刻我欲诉说，他却不复存在，前定中人就应该如此磨砺么？

那一天，从我得知饮虎池消失的音讯那一天起，他的形容情调就一天天地在我记忆中复苏。棱角分明的低拦墙，素色的砖石，紧挨着的穷人的家——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面积和名字：他比几口井加起来还大，却比任何一个水塘更小。相邻几个人家用他不尽，杆石桥外几条街人用他不够——难道真是虎的饮水之地吗？在海外，学习中文的外国学生中曾经流传过一句话：“所有人里中国人最好，中国人里山东人最好。”这当然只是一句话而已。不过，我走遍南北无数的州县，除开农村不论——城居的回民中，哪一坊人也没有济南回民的正气。这绝不是纵言，更不是媚乡，这是我多少次长旅中默默咀嚼过的一个谜。

是谁，把灵性给了为他命名为饮虎池的人？

我不知父老乡亲们，特别是我的杆石桥东头、永长街里、饮虎池边的回民乡亲们，是否也有同样的感想。

我特别想就这一点和人交流。当你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当自己还没有被赶到生计的小路之前，你们曾经怎

样捉摸过饮虎池这个地名，你们是不是也快活地猜这里曾经饮过老虎，你们沏茶做饭用的是不是饮虎池水，你们洗阿布代斯^①的时候用的是哪里的水？

被驱赶到滚滚红尘的现世里，那么难遇见一个喝过饮虎池水的人。但是那情景是一定存在过的；在薄暮中，在柴烟弥漫的一天天结束时，北寺南寺的梆克^②念响了，金家寺的沙目礼过了，小孩们围着饮虎池乱跑，个个穿着满是补丁的旧衣裳。饮虎池是他们的名胜，饮虎池的水在黯淡地波动。城关，城关，中国回民的被赶到边缘的苟活地！四百座州县如一个模子，城关的贫贱日子，百事维艰的信仰。而饮虎池是怎样出现的呢，那么威武那么高贵的虎，为什么要在这种地场饮水呢？

我久思不解。四十而不解，四十正惑，饮虎池四周发生的事情尽管无声，却与孔夫子的大道不符。长久以来，我深深地觉察出：我至今的一切作为都与饮虎池有关。太易决绝，太多孤傲，太重情感——当我发现一个不问职俸不要宿舍独自一人钻研经典的北大教授是饮虎池人；当我发现一个从北京奔赴西北自求殉难的十九世纪起义英雄是饮虎池人；当我发现一个又一个把自己步步逼入苦

① 阿布代斯系伊斯兰宗教用语：小净。

② 梆克系伊斯兰宗教用语：召唤礼拜的念词。

境而做人豪侠仗义的人都来自饮虎池时，远在异乡的我又能和谁去诉说感叹呢？

我只能久久地品味着想像中的薄暮的饮虎池。那些孩子围着池拦墙玩得尽情尽致。都市边缘的夕照，呈着一种肃杀和淳朴，天空似灰似黄，砖瓦沉入了沉重的青色。

十九世纪农民战争时，人称山东金爷的一个饮虎池畔成人的烈士，是从繁华的北京走的。他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导师，舍不得离开殉道的美。他被清军杀害在宁夏金积堡北门外的一座小庙门前，那庙门至今尚在。他的事迹不见于济南府志，却被记录在西北回民的一部钞本中。舍荣华而求殉难——我不知还有哪一处中国人能有这种追求的心性。

无疑是由于他的感召，有一个瞎眼的老奶奶，在不掌灯的小屋里捻线，她一尺一尺地捻着线，用那真是一枚一枚的铜钱供养儿子。后日里儿子成了名医。他给穷人治病不要钱，喜得拉洋车的穷苦力们也从来不要他的车钱。他把儿子送到那位金爷奔赴的西北学经，自己却乐陶陶地煎一味中药——小孩们生了病只喝半小碗就准好的中药。这位老中医就是我的爷爷。

我没有见过他们。无论是逝于十九世纪的山东金爷还是半碗汤药一服病除的爷爷。我只见过一次饮虎池；这

些真让人终生遗憾。

而今天饮虎池也逝去了。

我们没有来得及弄清饮虎池的秘密。我从未对人说起过关于他的心情。以前独自遐想的时候，有时我暗暗想：等自己有了机会也许能弄清楚，但如今池填人散，再也不可能了。

那么，就像在欧美海外的山东传说一样，每一个与饮虎池有缘的人，甚至每一个与山东有缘的人，都要匹马单枪地迎击世界了。

暮色中那群玩耍的孩子们没有发现，有一个巨大透明的影子，一只斑斓猛虎的影子，曾经伴随过他们。他们玩得开心，当然毫无察觉，但那虎气渗入了他们的肌肤，潜进了他们的血。

这虎的气概，虎的纯真，虎的美丽，已经伴随着人的流动散向了天南海北。未来也许科学能结束盲瞽，穷究人的秘密，那时饮虎池的秘密和贵重将会使世人震动。会有那么一天到来的，我一直这样想。

1992.

马的颜色

在蒙古草原上，你可以见到这样的事情：一匹马在出生时是漆黑的，三年之内，你一直觉得它是一匹黑马。后来你离开了草原，一匹漆黑的影子留在你的记忆里。后来，阔别十年，或者十五年，你由于怀念又来到草原，和一位牵着灰白老马的老人坐在草地上，闲谈间你两眼景色如旧；山口、石头、草的波纹都一丝未变。

你随口问到那匹黑马。老人呵呵笑了，他指着身边伫立的灰白老马说：你不认识这匹马么？你说：不，不认识。老人笑得眯着眼，他说：孩子，这就是那匹黑马呀！

原来，马的毛皮颜色是会变的。我插队四年的 Han-agula 草原，有一名叫 Alagedeng 的老汉，他曾出门从四百里方圆的地区里找回多年前丢失的马，那些马大多变了毛色。

牧人的眼睛不同于一般人类。他们不仅可以在夜间看见你看不见的东西（比如远处夜间的一头牛，地上的一

块石头),而且能透过毛皮,看准骨头。

Alagedeng 找马回来那天,我在路上遇见了他。那时的我 20 岁,我听他一匹匹地给我讲过十几年前那些马的颜色、性情、速度。

这种能力,在蒙语中叫“tanihu”,译成“认”。有无“认”的能力,决定一个人能不能在草原世界生存。

引用这一点草地经,是想开个玩笑:我不知我的《黑骏马》在被人译成英文以后,是什么颜色了。

亲爱的读者,你不懂中文,我不懂英文,这是我们悲惨的命运。

我盼望你能有牧人式的“tanihu”。

1989. 9. 3.

汗 乌 拉

汗乌拉一共有几处？这在锡盟不容易弄清楚。在乌珠穆沁，著名的汗乌拉（蒙语：王之山或山之王）有三座。据我看来，当然我们的汗乌拉又是这两小王之中的大王。

首先，我们的汗乌拉坐北朝南，两襟分别是那两个小王：沙麦汗和西乌汗。其次，不仅位置在地理风水之正中央，而且上面一字甩手并排九堆大敖包——汗敖包之祭，按牧民讲，只要白色食物（奶酒奶酪）一供，天灵地感，立即落雨。

第三，我们的汗乌拉山北，是一片密密丛山，大小地名数十个，丘陵沟壑重重。山南一马平川，开阔草原——而这面南的开阔地两翼各有一条竖山流脉而下，沿这两道小山脉，凿地九尺便是一口好井。第四，我们的汗乌拉形状庄严，两襟舒缓，山顶高耸，像一座低平的金字塔。山顶与山腰相连处，独眼般生着一簇杏树。

我当知识青年时，经常和其它汗乌拉籍的知牧（按“干群、警民”等汉语新词读解）恶战，争论山头的大王小王问题。他们说：爬上那个汗乌拉能看见内蒙古四十九旗，我就说：我们这汗乌拉上头能看见外蒙古五十一旗！抬扛顶牛到了极端时，问他一句：“你们那山有山眼睛吗？！”非常灵，他们马上没辞儿了。

风水学——堪輿之学认为：人杰地灵，物华天宝。这不仅仅在中原有超验之明，而且在草地也不敢小视。

大名鼎鼎的摔不倒（用马竿在马疾驰时套得它一跤摔倒）的儿马——安巴·乌兰，乃是在汗乌拉山麓长大。同时，传说般的黑马五兄弟，也是汗乌拉马群的明星。在全旗知识青年中最出色的好狗（能辨别全东乌旗知识青年气味）奥登·阿尔斯楞（无尾狮），又是汗乌拉的出身。六几年大旱饮遍六群马十群牛几十群羊仍不枯干的无底井泰莱姆·忽都格，亦在汗乌拉区划之中。

人更是如此。

笔者本人敢以一支之笔求生存，当然全是因为汗乌拉风水的缘故，而我终生认为导师、哪怕时事逝去二十年仍然认定她是导师的我家额吉，也是在汗乌拉草原创造了她不朽的人生。此刻，她已经七十一岁了。